



梁

書

七



U 8
1735
119



U 8
1735
119



梁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三

文學上

到沆

丘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

弟有吾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興嗣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所贈與田一八
所贈與田一八



燕川屯鳳園
氏蘭應南

吳均

昔司馬遷班固書竝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竝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讌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爲文學傳云

到沆字茂濯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彥之宋將軍父撫齊五兵尚書沆幼聰敏五歲時撫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旣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齊建武中起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時高祖讌華元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二刻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漑洽竝有才名時皆相代爲殿中當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沆爲人不自伐不論人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友善其年遷丹陽尹丞以疾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傷惜

焉詔賜錢二萬布三十匹所著詩賦百餘篇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太中大夫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遭父憂去職服闋除西中郎參軍累遷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除復爲殿中郎遷車騎錄事參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爲驃騎王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阼拜散騎侍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待詔文德殿時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三年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糾高祖愛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距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時年四

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祖勔宋司空父愷齊太子中庶子苞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世叔父俊繪等並顯貴苞母謂其畏憚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無有他意因而歔歔母亦慟甚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而皆畢繪常歎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爲司徒法曹行參軍不就天監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仍遷王中軍功曹累遷尚書庫部侍郎丹陽尹丞太子太傅丞尚書殿中侍郎南徐州治中以公事免久之爲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自高祖卽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漑漑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率竝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天監

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務從儉率苞居官有能名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其罪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義師尅京邑鄱陽王恢東鎮破岡峻隨王知管記事天監初鄱陽國建以峻爲侍郎從鎮京口王遷郢州兼都曹參軍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楊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辭多不載

庾於陵字子介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旣長清警

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荊州召爲主簿使與謝朓宗史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子隆尋爲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史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遙光爲撫軍引爲行參軍兼記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爲民吏所稱天監初爲建康獄平遷尚書工部郎待詔文德殿出爲湘州別駕遷驃騎錄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郡邑中正拜太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竝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爲美俄遷散騎侍郎改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書黃門侍郎舍人中正竝如故出爲宣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爲通直郎尋除鴻臚卿復領荊州大中正卒官時年四十八文集十卷弟肩吾

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吾常隨府歷王府中郎雲麾參軍竝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俄以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旣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旣殊比

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旣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擬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郤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月所嗤巴人下里更

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
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
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
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蕩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
近世謝眺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
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
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一共商推
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
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
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太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太宗卽位以肩吾
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諸蕃竝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
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

江陵未幾卒文集行於世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實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
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竝往弔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
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莊義旣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
淹早稱賞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尋
除無錫令歷爲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
晉書注于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
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
十卷文集十卷子緡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大同中爲尚書祠部
郎尋去職不復仕緡弟緩字舍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
時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遷征南湘東王中錄事
復隨府江州卒

何遜字仲言東海剡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員外郎父
詢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
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
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合清濁中今古見之何
生矣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
其爲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水曹行
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州遜猶掌書記還
爲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郎母憂去職服闋除仁威廬
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
文章與劉孝綽竝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
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時有會稽虞騫工爲五言詩名
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竝爲

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爲詩遜博學有思理更注論語
孝經二人竝有文集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
嶸與兄岍弟嶼竝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爲國子生明周易衛
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撫軍行
參軍出爲安國令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
不暇給嶸乃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勲非卽戎官以賄就揮一
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旣纓組尚
爲臧獲之事職唯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
謂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
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僞雜儉楚應在
綏附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衆

口敕付尚書行之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嶠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選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嶠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其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籍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曼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

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

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遣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忠在意深意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

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嶸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汎朱紫相奪誼譁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况八紘旣掩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輟議

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遊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頃之卒官阮
字長岳官至府參軍建康平著良史傳十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
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徧略嶼亦預焉兄弟並有文集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湛後也高祖凝晉征西府
參軍宜都太守興嗣世居姑熟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餘載遂博
通記傳善屬文嘗步自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
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王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中謝
朓爲吳興太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
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嶸素相賞好禮之甚厚高祖革命
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
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沈張率爲賦高祖以興嗣爲
工擢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爲

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
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十字並使興嗣爲文
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滿復爲員外散
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興嗣兩手先患風
疽是年又染癘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手疏治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
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爲給
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啟興嗣助焉普
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
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
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爲吳均體建安王偉爲揚州

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遷江州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騫竝工屬文爽齊永明中贈衛軍王儉詩為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為晉陽令坐事繫治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洪為建陽令坐事死騫官至王國侍郎竝有文集

梁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三

魏川中鳳閣
氏圖南南

梁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四

文學下

劉峻

劉沼

謝幾卿

劉騶

王籍

何思澄

劉杳

謝徵

臧嚴

魏川中鳳閣
氏圖南南

伏挺

庾仲容

陸雲公

任孝恭

顏協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興內史峻生期月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爲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焚其髮旣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

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遙欣爲豫州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之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書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荊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峻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曰王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大目因言其略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髦傑豈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饜

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
天闕紛綸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褐冠甕牖必
以玄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饒讓詐異端俱起蕭遠
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通
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
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
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
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則謂
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
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
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助之
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

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
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
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
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次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代
有沛國劉瓛弟璉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
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岷玉亭亭高竦不雜風
塵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
戟相繼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
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竒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
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
與皂隸容彭之與殤子倚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
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

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衆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惑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嚙頰頰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歷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獸奮尺劍入紫微

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電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王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猶不同器梟

鸞不接翼是使渾沌橈杙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其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涕唇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寓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迺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絀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存

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情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與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

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
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
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
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
再反峻竝爲申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
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
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
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
從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
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
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劔空壘有恨如何其論文
多不載峻又嘗爲自序其略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

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
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
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
輒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
長戚戚無權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
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
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
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
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叙遺之好事云峻居東陽吳會人士
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輿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旣
長博學仕齊起家奉朝請冠軍行參軍天監初拜後軍臨川王記

室參軍秣陵令卒

謝幾卿陳郡陽夏人曾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超宗齊黃門郎竝有重名於前代幾卿幼清辯當世號曰神童後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渚幾卿不忍辭訣遂投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沈溺及居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為不死矣既長好學博涉有文采起家豫章王國常侍累遷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祭酒出為寧國令入補尚書殿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尚書三公侍二十郎尋為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謂為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徙為散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

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禪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嘖為有司糾奏坐免官尋起為國子博士俄除河東太守秩未滿陳疾解尋除太子率更令遷鎮衛南平王長史普通六年詔遣領軍將軍西昌侯蕭深藻督眾軍北伐幾卿啟求行擢為軍師長史加威戎將軍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竝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交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岵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

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
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遙更謂修夜爲促嘉會難常搏雲易遠言
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栖闕匪商
官闕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爲
資徒以老使形疎疾令心阻沈滯牀篔簹彌歷七旬夢幻俄傾憂傷
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卽以任命爲膏酥擘鏡照形
翻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栖接輿高舉
遜名屠肆發迹關市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縈
悲玄壤恨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歡同遊豫使夫
一介老圃得造虚心末席去日已疎來侍未孱連劔飛鳧擬非其
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
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公府祭酒王

簿皆幾卿獎訓之力也世以此稱之幾卿未及序用病卒文集行
於世

劉騶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
騶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
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騶所定也天
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
爲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
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騶乃表言二郊宜與七
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騶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
子好文學深愛接之初騶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
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
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豈取騶爽羣言雕

龍也夫宇宙緜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鑿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

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疎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竝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贊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悒悒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叙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

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
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
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
分理唯務折衷案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
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餅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
眇來世儻塵彼觀既成未爲時流所稱騶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
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于之於車前狀若貨鬻
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凡案然騶爲文長
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各僧碑誌必請騶製文有敕與慧震沙門於
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啟求出家先燔鬚髮以自誓救許之乃於
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集行於世

王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祖遠宋光祿勳父僧祐齊驍騎將軍籍

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安任昉見而稱之嘗於沈
約坐賦詠得燭甚爲約賞齊末爲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天
監初除安成王主簿尚書三公郎廷尉正歷餘姚錢塘令竝以放
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
籍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靜鳥鳴
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還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
尤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湘東王爲荊州引爲安西府諮
議參軍帶作塘令不理縣事日飲酒人有訟者鞭而遣之少時卒
文集行於世子碧亦有文才先籍卒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父敬叔齊征東錄事參軍餘杭令思澄
少勤學工文辭起家爲南康王侍郎累遷安成王左常侍兼太學
博士平南安成王行參軍兼記室隨府江州爲遊廬山詩沈約見

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常請思澄製釋奠詩辭又典麗除廷尉正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略勉舉思澄等五人以應選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稍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久之遷秣陵令入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舍人如故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竝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昭明太子薨出爲黟縣令遷除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卒官時年五十四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二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爲敗家賦擬莊周馬捶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

中爽爽何子朗歷官員外散騎侍郎出爲固山令卒時年二十四文集行於世

劉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祖乘人宋冀州刺史父懷一作尉齊東陽太守有清績在齊書良政傳杳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天監初爲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

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卽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卽命工書人題其贊於壁仍報杳書曰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歡多與事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徵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遊居之地休璉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卷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旣爲警策贈賢從時復高奇解願愈疾義兼乎此遲比叙會更共申析其爲約所賞如此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楮酒而作楮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

虛言杳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捺里時卽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敕撰譜訪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竝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其博識彊記皆此類也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爲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人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杳以疾陳解還除雲麾晉安王府參軍詹事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之歎曰郊居以後無

復此作普通元年復除建康正遷尚書駕部郎數月徙署儀曹郎
僕射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爲餘姚令在縣清潔人有饋遺
一無所受湘東王發教褒稱之還除宣惠湘東王記室參軍母憂
去職服闕復爲王府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大通元年遷步兵校
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謂杳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厨之職政
爲不愧古人耳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太子薨
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焉仍注太子徂歸賦稱爲博悉
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高祖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
書侍郎尋爲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兼舍人知著作如故遷爲尚
書左丞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五十杳治身清儉無所嗜好爲性不
自伐不論人短長及覩釋氏經教常行慈忍天監十七年自居母
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及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

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醊其子遵行之杳自少
至長多所著述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一卷東宮
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竝行於世

謝徵字玄度陳郡陽夏人高祖景仁宋尚書左僕射祖稚宋司徒
主簿父璟少與從叔朮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
亦預焉隆昌中爲明帝驃騎諮議參軍領記室遷中書郎晉安內
史高祖平京邑爲霸府諮議梁臺黃門郎天監初累遷司農卿祕
書監左民尚書明威將軍東陽太守高祖用爲侍中固辭年老求
金紫末序會疾卒徵幼聰慧璟異之常謂親從曰此兒非常器所
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旣長美風采好學善屬文初爲安
西安成王法曹遷尚書金部三公二曹郎豫章王記室兼中書舍
人遷除平北諮議參軍兼鴻臚卿舍人如故徵與河東裴子野沛

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爲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爲感友賦以酬之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再覽焉又爲臨汝侯淵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中大通元年以父喪去職續又丁母憂詔起爲貞威將軍還攝本任服闋除尚書左丞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晉安王諱爲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徵三人與議徵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四年累遷中書郎鴻臚卿舍人如故六年出爲北中郎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三十七友人琅邪王籍集其文爲二十卷臧嚴字彥威東莞莒人也曾祖壽宋左光祿祖凝齊尚書右丞父稜後軍參軍嚴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初爲安成王侍郎轉常侍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攜嚴之官

於塗作屯遊賦任昉見而稱之又作七算辭亦富麗性孤介於人間未嘗造請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遷冠軍行參軍侍湘東王讀累遷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以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其博洽如此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監義陽武寧郡累任皆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遂絕寇盜王入爲石頭戍軍事除安右錄事王遷江州爲鎮南諮議參軍卒官文集十卷

伏挺字士標父暉爲豫章內史在良吏傳挺幼敏寤七歲通孝經論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效謝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爲當時第

一高祖義師至挺迎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爲征
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湖溝於宅講
論語聽者傾朝遷建康正俄以劾免久之入爲尚書儀曹郎遷西
中郎記室參軍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
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靖
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曰昔士德懷顧戀興
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句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况復恩隆世
親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雖咳唾
時沾而顏色不覩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
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
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楊生沈鬱且猶
覆盎惠子五車彌多踳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

牘兼翰紙縉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建不
欲妄讚陳琳恐其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有累清談挺竄
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謳謠得之輿牧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通
娛腸悅耳稍從擯落宴處榮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遣方
丈員案三栝僅存故以道變區中情冲域外操彼絃誦賁茲觀損
追留侯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睠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貺有
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走馬行却由庚得所
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攘袂浩浩白水甯叟方欲褰裳是
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己思與赤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之仁壽綏
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
空谷屠羊豫蒙其賚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
絕迹幽野難矣誠非所希并丹高潔相如慢世尚復遊涉權門雍

容鄉邑常謂此道爲泰每竊慕之方念擁筵延思以陳侍者請至
農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
事等昌菹謬彼偏嗜是用不羞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
孟公之知仲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況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蒲
槩勿用箋素多闕聊效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詞儻逢
子侯比復削牘勉報曰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
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
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
駒邁雲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
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茲簪帶
寘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旣知益之爲累爰悟滿則辭
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

相樂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
同今逃聽傍求興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恥鳥獸難
羣故當捐此薜蘿出從鷓鴣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才
慙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
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
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爲多幸但夙有風欬邁茲虛眩瘠類
士安羸同長孺簿領沈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
追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
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
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縹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
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慙德儻成卷帙力爲稱首
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閭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

其懸榻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意挺後遂出仕尋除南臺治書因事納賄當被推劾挺懼罪遂變服爲道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還俗復隨王遷鎮郢州徵入爲京尹挺留夏首久之還京師太清中客遊吳興吳郡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知命先隨挺事邵陵王掌書記亂中王於郢州奔敗知命仍下投侯景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怨朝廷遂盡心事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專任權寵勢傾內外景敗被執送江陵於獄中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先爲邵陵王所引歷爲記室中記室參軍庾仲容字仲容潁川馮陵人也晉司空沐六代孫祖徽之宋御史中丞父漪齊邵陵王記室仲容幼孤爲叔父泳所養旣長杜絕人

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已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宮僚泳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迴用之勉許焉因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孝標亦爲府佐竝以彊學爲王所禮接遷晉安功曹史歷爲永康錢塘武康令治縣竝無異績多被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特降餞宴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參軍除尚書左丞坐推糾不直免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復持檢操久之復爲諮議參軍出爲黟縣令及太清亂客遊會稽遇疾卒時年七十四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

卷竝行於世

陸雲公字子龍吳郡人也祖開州別駕父完寧遠長史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父侄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既長好學有才思州舉秀才累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於高祖召兼尚書儀曹郎頃之卽真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俄除著作郎累遷中書黃門郎竝掌著作雲公善奕碁常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高祖將用雲公爲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是時天淵池新製鱗魚舟形濶而短高祖暇日常汎此舟在朝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漑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太清元年卒時年三十七高祖悼惜

之手詔曰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尚優敏後進之秀奄然殂謝良以惻然可尅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十匹張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折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痛惋傷惜不能已已賢兄子賢弟神情早著標令弱年經目所覩殆無再問懷橘奈稟自天情倨坐列薪非因外獎學以聚之則一箸能立問以辯之則師心獨寤始踰弱歲辭藝通洽升降多士秀也詩流見與齒過肩隨禮殊拜絕懷抱相得忘其年歲朝遊夕宴一載于斯翫古披文終晨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盡老夫記意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過賞心樂事所寄伊人弟遷職瀟湘維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欸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岐路行役數年羈病侵迫識慮昏恍久絕人世憑几口授素無其功翰動若飛彌有多愧京洛遊故咸

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之外不爲遠近隔情襟素之中
豈以風霜改節客遊半紀志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
別永成異世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
方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想引進之情懷抱素篤友于之至
兼深家寶奄有此恤當何可言臨曰增悲言以無次雲公從兄才
子亦有才名歷官中書郎宣成王友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先雲公
卒才子雲公文集竝行於世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孝恭幼
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徧
諷誦略無所遺外祖丘它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
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爲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
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啟撰高祖集序文竝富麗自是專掌

公家筆翰孝恭爲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不留意每奏高祖輒稱善
累賜金帛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
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時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
少之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啟募兵隸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
正德舉衆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爲賊所攻
城陷見害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七代祖含晉侍中國子祭酒西平靖
侯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荊州也以見遠爲錄事參
軍及卽位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
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
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
涉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荆

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
爲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之禮議者重
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遊於蕃府而已大同五年
卒時年四十二世祖甚歎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
多雅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協所撰晉仙傳五
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湮滅有二子之儀之推竝早知名之推
承聖中仕至正員郎中書舍人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自全何哉
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邈等夷必興矜露大則凌慢侯王
小則傲蔑朋黨速忌離訖啟自此作若夫屈賈之流斥桓馮之擯
放豈獨一世哉蓋恃才之禍也羣士值文明之運擿豔藻之辭無
鬱抑之虞不遭向時之患美矣劉氏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
罕言歟就而必之非經意也

梁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四終

蘇州府鳳陽縣

梁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五

蘇州府鳳陽縣

處士

何點 弟胤

阮孝緒

陶弘景

諸葛璩

沈顛

劉惠斐

范元琰

劉訐

劉歊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易曰君子遯世無悶獨立不懼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古之隱者或恥聞禪代高讓帝王以萬乘爲垢辱之死亡而無悔此則輕生重道希世間出隱之上者也或託仕監門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其志處汙而不愧其色此所謂大隱隱於市朝又其次也或裸體佯狂盲瘖絕世棄禮樂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遠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語默之致有幽人貞吉矣與夫沒身亂世爭利于時者豈同年而語哉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淮南子曰人皆鑒於止水不鑒於流潦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自古帝王莫不崇尚其道雖

唐堯不屈巢許周武不降夷齊以漢高肆慢而長揖黃綺光武按法而折意嚴周自茲以來世有人矣有梁之盛繼紹風猷斯乃道德可宗學藝可範故以備處士篇云

何點字子皙廬江潯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彊爲之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容貌方雅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兄求亦隱居吳郡獸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要帶減半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竝不應與陳郡謝淪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爲築室焉園

內有卞忠貞冢點植花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初褚淵王儉
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
違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疑命駕造點
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良
乃往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
鐺點少時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
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
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
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
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司盜懼乃受之催令急去點雅有
人倫識見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
如其言點旣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

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論其意也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
有高尚之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也而融久
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邁荒淫點亦
病之而無以釋也高祖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曰昔因多暇得訪
逸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甄別丘園十有四載人
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巖
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
弁謁子桓伯況以穀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
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
酒恩禮如舊仍下詔曰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落形
骸栖志宵冥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况親得同時而不與爲政嗾
膺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然屈居獻替可徵爲侍中辭疾不赴乃

復詔曰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往因
素志頗申讌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
勉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竝出在所
日契資須太官別給既人高曜卿故事同垣下天監三年卒時年
六十八詔曰新除侍中何點栖遲衡泌白首不渝奄至殞喪倍懷
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錢二萬布五十匹喪事所須內監經
理又敕點弟胤曰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
近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
遠朕膺籙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
此難進方賴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
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巾角引見窅然汾射茲焉有託一旦萬
古良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亡偕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綿永

恨伊何可任永矣奈何點無子宗人以其從弟耿子遜任爲嗣
胤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既長好學師事沛
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走聽內典其業皆通而
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起家齊祕
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
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入爲尚書三公郎不拜遷司徒主簿注易又
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累遷中書郎員外散騎常侍太尉
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給事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國子博士
丹陽邑中正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
續成之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
十人佐胤撰錄永明十年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爲國子祭酒鬱
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禮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

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郊外號曰小山恒與學徒遊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竝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竝不就高祖霸府建引胤爲軍謀祭酒與書曰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歡也旣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僕推遷簿官自東徂西悟言素對用成睽闕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歡遇曳裙儒肆實欲臥遊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爲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仍離屯故投袂數千剋黜豐禍思得矚卷諮欵寓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

襟素託栖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旣俯拾青組又脫屣朱鞅但理存用捨義貴隨時往識禍萌實爲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爲邦貧賤咸恥好仁由已幸無凝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候承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胤不至高祖踐阼詔爲特進右光祿大夫手敕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自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執物則泪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果至胤單衣鹿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就席伏讀胤因謂果曰吾昔於

齊朝欲陳兩三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
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
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縣象法於其上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
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故王孫滿斥言楚子
頓盡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
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
宜遂因前謬卿宜詣闕陳之果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
敬俟叔孫生耳胤曰卿詎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邪果
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
有例果曰今君遂當邈然絕世猶有致身理不胤曰卿但以事見
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昔荷聖王聘
識今又蒙旌賁甚願詣闕謝恩但比腰脚大惡此心不遂耳果還

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
萬胤又不受乃敕胤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間閣搢紳抄聞
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展興言爲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
後生旣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
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
彼堂堂寘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又曰比歲學者殊爲
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爲之慨然卿居儒宗
加以德素當敕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
興於是遣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
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閤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
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卽林成援因巖爲堵別爲小
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

生徒遊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入事交遊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遊於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竝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獸丘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

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啟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疾妻姜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竝衣恰行列至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旣而疾動因不自治胤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爲主簿不就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孝緒七歲出後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有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幼至孝

性沈靜雖與兒童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
五冠而見其父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余
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
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
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與相見
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殮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爲
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義師圍京城家貧無以
爨僮妾竊隣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
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
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爲名流所欽尚如此十
二年與吳郡范元琰俱徵竝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徃者天地閉
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

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況僕非徃賢
之類邪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
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葠舊
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
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歎其孝感
所致時有善筮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
之龜箸無以驗也及布卦旣構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
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謂肥
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
升遐之道便當高謝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之末斟酌
分爲三品凡若干卷又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爲爲聖人之跡
存乎拯弊拯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旣無爲爲非道之至然不

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且將存其跡故宜
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
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之之徒獨
懷鑒識然聖已極照反創其跡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跡須拯
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本跡悟彼抑揚則孔
莊之意其過半矣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孝緒曰非
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磨廬可驂何以異夫驥騄初建武末
清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曰清
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者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鄱陽忠
烈王妃孝緒之姊王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
諸甥歲時饋遺一無所納人或怪之答云非我願始故不受也其
恒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經一夜忽然完復衆竝異之

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謚曰文貞處士所著七
錄等書二百五十卷行於世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并見兩天
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產弘景幼有異操年十歲得
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
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讀
書萬餘卷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
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取
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
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於
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
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

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
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
時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爲人圓通謙
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建武中齊
宜都王鏗爲明帝所害其夜弘景夢鏗告別因訪其幽冥中事多
說祕異因著夢記焉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
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其旁特愛松風每聞其
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
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
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歷又嘗造渾天象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
是用義師平建康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
子進之高祖旣早與之遊及卽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

聖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
容深慕張良之爲人云古賢莫比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爲勝力
菩薩乃詣鄧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太宗臨南徐州欽其
風素召至後堂與談論數日而去太宗甚敬異之大通初令獻二
刀於高祖其一善勝一名成勝竝爲佳寶大同二年卒時年八
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恒詔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仍遣舍
人監護喪事弘景遺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

諸葛璩字幼瓊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
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摘之功方之壺遂
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曰璩安貧守道悅禮敦
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爲議
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去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教曰昔長孫東

組降龍丘之節文舉北輔高通德之稱所以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轍前修豈懷珠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啜菽之羹就養寡藜蒸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乘可餉穀百斛天監中太守蕭琛刺史安成王秀鄱陽王恢竝禮異焉璩丁母憂毀瘠恢累加存問服闋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七年高祖敕問太守王份份卽具以實對未及徵用是年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暉集而錄之

沈顛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父坦之齊都官郎顛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

一室人罕見其面顛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顛不至其門勃就見顛送迎不越於閭勃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俄徵爲南郡王左常侍不就顛內行甚修事母兄弟孝友爲鄉里所稱慕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俱不起永元二年又徵通直郎亦不赴顛素不治家產值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訂民丁吳興太守柳惔以顛從役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責之惔大慙厚禮而遣之其年卒於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

人乃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太宗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世祖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九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以其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改容正色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常表稱之齊建武二年始徵爲安北參軍

事不赴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辨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安辟命不至十年王拜表薦焉竟未徵其年卒於家時年七十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也父靈真齊武昌太守訐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訐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爲之甥妻尅日成婚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王者敦召訐乃挂檄於樹而逃訐善玄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天監十七年卒於歊舍時年三十一臨終執歊手曰氣絕便斂斂畢卽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劉歆字士光訐族兄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正員郎世
爲二千石皆有清名歆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
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一讀莊子逍遙篇曰
此可解耳客因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及長博學
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訐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
相娛而已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春從宦少時
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
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無何而
著華終論其辭曰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
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
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慮
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

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
而理微是以助華曠而莫陳姬孔抑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
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徭役死爲休息尋
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
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
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
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爲生本
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卽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
靈遞變未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
反卽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
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
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

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譏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反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棄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剪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

冉殮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槨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吾人而當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爲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以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塋塋足容棺不須塋甃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扃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杆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明年疾卒時年三十二歆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歆曰心力勇猛能精心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歆旣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

歌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歌未死之春
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歌謂兄子弁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
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誅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
射棊筭機巧竝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
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
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嘿然
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誣爲盜者被治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
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曰吾矜
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此類高祖少與詵善雅推重之及
起義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遊狎河東柳惲欲
與之交詵距而不納後湘東王臨荊州板爲鎮西府記室參軍不

就普通中詔曰明敷振滯爲政所先旌賢求士夢佇斯急新野庾
詵止足栖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潁川庾承先學道黃
老詵涉釋教竝不競不營安茲枯槁可以鎮躁敦俗詵可黃門侍
郎承先可中書侍郎勸州縣時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鹽梅詵稱
疾不赴晚年以後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
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
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
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
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高祖聞而下詔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敦
新野庾詵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靜侯南度固有名德獨貞苦節孤
芳素履奄隨運徃惻愴于懷宜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
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

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世祖在荊州辟爲主簿遷中錄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荊南信多君子雖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莊老義疏注筭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秀才有學行承聖中仕至中書侍郎江陵陷隨例入關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爲治中從事史遭母憂服闋爲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蒲履手執并欄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臥於石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非常香氣太宗聞甚傷悼

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陽陵人也少沈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此彊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郡府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于土臺山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板爲法曹參軍並不赴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陝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留連月餘日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時年六十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之誣處士者多云純盜虛名而無適用蓋

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璩之學術阮孝緒之簿閱其取遺也豈難哉
終於隱居固亦性而已矣

梁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六

止足

顧憲之

陶季直

蕭眎素

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則不知夫
進退不達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
務也以弘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其退
也苦節艱貞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
蹈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臥却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于

顧胤斯爲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疎等去就以禮有可稱焉魚豢
魏略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本異謝靈運晉書止足傳先
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遁遠殆辱矣
宋書止足傳有羊欣王微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瓛字子珪辭
祿懷道棲遲養志不戚戚於貧賤不兢兢於富貴儒行之高者也
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力守志則當世罔
聞時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欲國史書之亦以爲止足傳云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也祖覲之宋鎮軍將軍湘州刺史憲之
未弱冠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尚書比部郎撫軍
王簿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王所認盜者亦稱已牛二
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
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逕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

擿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
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彊力爲政甚得民和故京師飲酒者得醇
旨輒號爲顧建康言醕清且美焉遷車騎功曹晉熙王友齊高帝
執政以爲驃騎錄事參軍遷太尉西曹掾齊臺建爲中書侍郎齊
高帝卽位除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
悉裹以笙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
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爲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山民有病
輒云先人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
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
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還爲太尉從
事中郎出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
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卽表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

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深銜之卒不能傷也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加建威將軍行婺州事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卽命無禁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世其祖覬之嘗爲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出爲征虜長史行南充州事遭母憂服闋建武中復除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太子中庶子領吳邑中正出爲寧朔將軍臨川內史未赴改授輔國將軍晉陵太守頃之遇疾陳解還鄉里永元初徵爲廷尉不拜除豫章太守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中興二年義師平建康高祖爲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高祖已受禪憲之風

疾漸篤固求還吳大監二年就家受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八年卒於家年七十四臨終爲制以敕其子夫出生人死理均晝夜生旣不知所從來死亦安識所往延陵所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豫爲終制瞑自之後念竝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輶車覆以麤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莫以寒水乾飯况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

斲設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辨多致疎怠祠先人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也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愨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愨祖甚愛異之愨祖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及諸孫故不取愨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於外浣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淡於營利起家桂陽王國侍郎北中郎鎮西行參軍竝不起時人號曰聘君父憂服闋尚書令劉景領丹陽尹引爲後軍主簿領

郡功曹出爲望蔡令頃之以病免時劉景表粲以齊高帝權勢日盛將圖之景素重季直欲與之定策季直以表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景等伏誅齊初爲尚書比部郎時褚彥回爲尚書令與季直素善頻以爲司空司徒王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謚爲文孝公季直請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儉爲彥回立碑終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之遷太尉記室參軍出爲冠軍司馬東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還除散騎侍郎領左衛司馬轉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作相誅鋤異已季直不能阿意明帝頗忌之乃出爲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爲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旣見便留之以爲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仍遷建安太守政尚清靜百姓便之還爲中書侍郎遷游擊將軍兼廷尉梁

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務人問
之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
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
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蕭眎素蘭陵人也祖思話宋征西儀同三司父惠明吳興太守皆
有盛名眎素早孤貧爲叔父惠休所收卹起家爲齊司徒法曹行
參軍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永元末爲太子洗馬梁
臺建高祖引爲中尉驃騎記室參軍天監初爲臨川王友復爲太
子中舍人丹陽尹丞初拜高祖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又
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性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榮利不
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竝任情通率不自矜高天
然簡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

室會徵爲中書侍郎遂辭不就因還山宅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
至其籬門妻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八年卒親故述其事

謚曰貞文先生

史臣曰顧憲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蕭眎素則宦情鮮焉比夫懷祿
耽寵婆娑人世則殊間矣

梁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六終

西
氏
閣
印

